



近  
思  
集  
十

書

共  
十  
六

^ 16  
2395  
7





2395  
16-7

近齋集卷之十三目錄

書

與金成之

晚根

答李止卿

定載

答徐道卿

有曾

答內弟俞士玄

漢石

答外弟李士長

端亨

答朴士粹

天至

與任得汝

魯

與吳士敬

熙常





答金城甫 宗善

近齋集卷之十三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三

書

與金成之 晚根

嶺邑得之意思果何如以五馬為貴乎以百里為小  
 乎奉檄之心必當自喜豐薄不足計也聞已辭 陛  
 行者忙居者病不能摻別別後又不知幾年相隔瞻  
 望黯然臨書無可贈之言只舉明道先生答劉安禮  
 語而誦之臨民則使民各得其情御吏則正己以格  
 物外此二者恐無別法未知以為如何千萬惟祝下  
 車安吉





答李止卿 定載

前書辭意鄭重深感不鄙相與之意顧無以稱塞一二良自愧恨日用應接之間覺多愆尤自念靜時無涵養之工故動輒失之殊爲可懼竊欲於本原上少有所勉而其要則主一無適四字符也願與座下共之未知以爲如何高居地號薇園曾聞先賢之所盤桓泉石甚佳云豈無從子于盤之願而此身計拙有如匏繫浩歎而已

答李止卿

俯示禮疑奉悉合葬三年內墓祭南溪有前後二說

不同一則以爲行單獻於舊位行三獻於新位一則以爲饌品與服色似難區別愚意後說爲是蓋墳墓與几筵不同也同卓而祭何害遂翁陶庵雖以合祭爲未安然神版未合櫝則不可合祭墳墓旣合葬則不得不合祭勢所不侔禮亦隨異恐不必以三年內異几之文比例於此也獻酌之數則栗翁龜峰說新舊墓皆宜一獻服色則衰麻直領之間尤翁雖有以尊爲主之論又於答崔有華之問曰合葬之後雖壓於舊墓難可脫衰而行之此似簡便易從如何如何大抵三年內墓祭古禮之所無何以得考據耶惟當



參酌後賢諸說而量處之也舅主子婦喪無夫與子者服盡而撤几筵一欵愚已與士敬議定矣來示正合愚見甚幸沙溪說弟喪無後依缺喪云云蓋以已服為期而云然且其情事有所不忍云者亦謂卒哭而即撤筵几也令子婦喪九月而撤則與卒哭而撤久速相遠亦不可以不忍論也為奴僕行祥禫陶庵雖欲從春翁說猶曰終恐遜了則非決然以為可行也此有遂翁說似為峻正撤靈以服盡為限尤翁有定論不待遠引小記註說而決矣至於本親兄弟服期者似不當論矣南溪亦云不係於本親云矣檀弓

魯人朝祥註二十四月之文果可疑豈以祥月未終故不計祥月耶抑或四字是五字之誤耶

與李止卿

吳士執之婦節烈卓然可敬益見士執刑內之化矣旌褒之論當發久矣而至今寥寥似以無主張者而然也然必有倡之者矣

答徐道卿 有曾

雜記卒哭稱孝子儀禮家禮祔祭稱孝子二說之異同何耶

雜記卒哭稱孝子恐是註說之誤當以儀禮家禮為



正

備要經帶註腰經散垂卒哭乃絞云而練以後則絞與不絞無所指論近俗謂之練經初無所垂圍腰相結而止矣或以爲練經綴繩以下垂其三尺絞而不散恐未知合宜否

練服腰經雖不散垂似當有絞而垂之者蓋腰經卽大帶也垂卽紳也若無所垂則豈有無紳之大帶練經之與初喪絞帶同云者只指三重四股也非謂兩頭不存本也愚故每以爲練經當有所垂然南溪答或人之問曰旣無待三日絞之之文則自無當行之

節是欲使初無所垂也未知其果可從否

小祥葛帶三重四股當如閒傳所論耶

葛帶三重四股閒傳旣有其文當從之

小祥日設蔬果之前當有朝哭耶

小祥止朝夕哭之文在於祭訖之後則臨祭時設蔬果之前當有朝哭無疑

慎獨齋云只奉一位者忌祭仍行於祠堂則告辭當云請出就前堂云云用出主之禮者當用此告辭而不行出主之禮者當何措辭耶

行忌祭於祠堂而不行出主之禮者慎齋先生所定



告辭中出就前堂之就字非所當也似宜措辭改之

而亦無可據告辭闕之恐無妨不行出主之禮云者不為奉主身出於櫝

外之謂耶愚謂不為奉出櫝外雖非家禮本意而只脫韜藉亦可謂之出主未知如何

五禮儀行時祭于祠堂云則似無奉主就位之節

告辭亦當闕之耶

時祭當依家禮行於正寢而若從五禮儀行於祠堂

則出主告辭或可引慎齋說旁照以出就前堂為辭

耶不行出主之禮者亦當闕之

答徐道卿

大祥祝夜處下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有之耶

大祥祝似不當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之語此八字入於小註故曾聞好禮之家自小祥祝已去此八字而不用云意似峻正然則大祥祝尤不當論蓋本非通用於大祥祝者矣

承重祖母喪祔廟告辭祖考與禰位既已列書極行則茲以下新位不當連書耶

大祥祔廟告辭禰位既在於列書中而茲以下連書先祖妣不書於極行者似不安然此處壓尊之意較重斟酌兩端低一字書之以為通變似得宜未知如何○更思之低一字書之似為苟簡書於極行無妨



承重祖妣喪畢入廟時祖考與禰位既入正位則新位不必耐於東邊西向耶

大祥入廟禰位既在正位而祖妣位猶奉於東壁以尊卑之序似爲不安若用沙翁說因丘禮直耐父龕之文則祖妣直耐祖考位不必用東壁之制然沙翁說下有或曰云云欲姑耐祖妣龕矣祫配于父以存古禮餘意沙溪以爲更詳之未知將何適從也然愚意雖已入廟而猶處東壁蓋歸重於耐祖而有漸次趨吉之意雖姑奉東壁不必以尊卑之倒次爲嫌如何如何終若以爲不安則用丘禮及沙翁說行之之

外無他道矣

答徐道卿

支子攝祀者非兄亡弟及者而合祭各位祝亡兄之位當稱以顯兄而列於正位耶抑或耐食耶支子攝祀者既非兄亡弟及則所稱顯兄卽當入正位者也特以未及立後故有此疑然顯兄既是宗嫡則與旁親之無後班耐者不同合饗時當列于正位而行之不當用耐食之例也但改題告辭則顯兄似不可列書於祖先正位之下蓋其兄神主父在時題以亡子者亡子之位卽耐位也未改題以顯兄之前



與各位列書有所未安顯兄改題之由別爲措辭告于顯兄本位恐似得宜此與母先亡者父喪畢後改題妣位神主時別告妣位者畧相似如是行之無妨博詢處之如何

顯兄之列于正位一節更思之恐涉未安其兄雖與旁親班祔者不同既未及立後則不成考位矣不成考位則不得爲正位矣且雖欲列于正位實有窒碍者若使攝祀之弟奉高祖之祀則自高祖至顯兄爲五正位亦恐近於祭五代之嫌豈不難處乎然則顯兄之位不得不姑以祔位處之而廟中東壁西向合

祭祝用祔食之文以待立後始遷而躋于正位方爲得宜未知如何

答徐道卿

所教謹悉本家既是三世攝祀則奉顯兄於正位雖無祭五代之嫌而以兄位比並於考位終是大段未安且禮必通行然後可用而奉四世祀者不可爲之則豈獨於奉三世祀者而爲之乎此則偏枯之論也本領不正則百事皆誤既不爲立後又不爲弟及欲於兩間求其便宜則豈有恰當底道理乎夫攝祀者之改題自尤翁已不許之者而當初來論不問改題



當否只問顯兄位之爲正與祔何也再番所論又拈示陶庵說則想必起疑於改題之難行而今此教意又若以改題爲牢定者何也愚竊惑焉蓋陶庵兩說前說當爲峻正攝祀者之不可改題也明矣旣不得改題則累世神主旁題因舊而已惟當待立後後祖先神主及其兄神主改題而但吉祭一欵其行與否先輩無論及處未知何如爲可也愚意旣未改題則吉祭無必可行之義攝祀者只於吉月丁日受吉服於私次恐似無妨幸詳詢於禮家而處之也若以吉祭之不行爲缺然則依時祭例行之而祝文當自稱

攝祀子雖與神主旁題相違亦不害義先期數日以不得立後支孫不敢改題攝行祀事之意措辭告由爲宜惟在財擇而取舍之耳

與徐道卿

昨呈禮說高意以爲如何類輯更考則有南溪答人一說頗欲許攝祀者之改題故撮其大槩而錄呈試覽焉愚意南溪說雖如此尤翁陶庵皆以改題爲不可則南溪說似難遽從蓋嚴宗統之義爲重故也旣已往復之事欲畢其說故茲又奉告幸大家商量得其精義以爲講禮之益如何



尤庵曰喪終祧遷之禮非權代者所敢當者也

陶庵曰攝祀不過一時權宜之道改題祧遷是便

以宗子自居萬萬未安

右并見類輯通遷條

南溪曰祥禫改題等節當以攝主主之攝主之義

備於曾子問而又見朱子答陳安卿書蓋既曰稱

孤稱子則改題祧遷似或不得不畧主

右見類輯攝主奉祀

條

南溪之意蓋以攝祀與改題為一串事而所引未甚的確且似或之或字畧主之畧字語勢弱而又緩未知其必可遵行也

答徐道卿

今有一庶人遭母喪而嫡母生存疑其服寒岡陶庵兩說相反而陶庵據家禮齊衰三年故考見會成則果有所解釋者且以源流妾子服圖見之則宜服期而喪禮備要齊衰三年條有為其母同之文而更無嫡母在則降服之文且八母圖庶母條只有為父後則服緦之文則與源流圖式及寒岡圖式亦不同未知何以的從耶

所示庶子嫡母在為其所生母降服期古禮及開元禮有之而惟家禮獨不言雖可疑然家禮之只舉本



服會成有所解釋源流小註亦云服期則正所以補家禮之所未備也然則陶庵偶未及照考于此而為從家禮服三年之論耶至於備要雖無嫡母在則降服之文亦無嫡母在而猶服三年之文恐亦是文不備處與家禮同耳愚意前有寒岡說後有源流圖依此服期似為得宜且大明令載庶子為所生母齊衰期而註曰為嫡母在者大明令雖未見本書而他書所引如此以從周之義遵而行之亦無妨未知如何或云嫡母在而雖伸服三年不必以兩尊為嫌蓋家無二尊之義可言於父在為母不可言於嫡母在為

其母父則壓子而嫡母則不壓庶子家禮備要之不言降服即此意也未知此說如何

答徐道卿

既有血屬則年雖未滿當為攝祀勿論主祀與攝祀乳下兒之定名旁題其義似無異同也何拘於年歲乎若用或說從弟為攝主則將來此兒年長又將為攝誠有改題頻數之嫌亦不無難處之端愚意恐不如用此兒名旁題如何如何

答內弟俞士玄 漢石

小祥變服以有如功衰之文故人家於斬衰之練多



用緝邊而先輩以爲若用緝邊則非斬衰三年之義此所以有異同而難決者也吾外氏前日已行之例此亦未聞須商量處之

練冠纓家禮備要雖不言而旣曰冠如初喪之制則斬衰冠纓雖練時亦當用繩而但其繩似當以熟麻爲之蓋腰經旣用熟麻則冠纓不可獨用生麻故也

與俞士玄

外王父遷葬時左右服總一欵前冬面論時以爲雖長孫旣未嘗爲祖承重服三年則似不當服總矣近考疑禮問解沙溪所引通典之文旣是長孫則雖未

嘗爲祖服三年改葬祖時亦當制總本說錄呈須詳議于宋士俊亦問近世禮家通行之例如何

答俞士玄

有遭喪者葬月在來正月以年運不合將以臘月內擇日合窆而士夫之家不待禮月徑先過葬得無未安否

亡者非有官者則猶可引用古者士踰月之文而若是大夫則不待三月而葬似無可據矣合窆雖重渴葬終有未安不如以禮月權厝而更待吉年之爲宜

答俞士玄



令姪婦訃書若以某之室內書之則亡人名字書之有所不安雖十歲兒如已作冠名則以俞秀才某大夫人書之固宜而見之者未易知之愚意其訃書座下當以攝行主喪之禮書之曰俞碩士某從姪婦某氏棄世云云則似爲得禮之變未知如何

答俞士玄

虞卒使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雖是戴經小記文今不可從蓋以父在父爲主之義論之則子婦喪自虞卒祔至練祥舅皆主之先賢已有所定似無可疑矣舅告子婦祝備要果不載當畧改措語用之而

遂翁說祭孫婦虞卒祝曰悲念酸苦不自堪勝此祝辭通用於子婦喪無妨

答外弟李士長 端亨

所詢變禮當以通典說處之仍服期無疑蓋未忍變於父在也但父卒於母喪未葬前則葬母時題主以亡室無義故題以顯妣而練祥仍如父在兩不相妨如是行之禮家已有定論題主及練祥時具由以告事亦宛轉此非愚臆說先儒之所勘定也

答朴士粹 天至

四有心與物接時事五辟身與物接時事故彼爲心



不正之病而此爲身不修之病也泛觀之則五辟似亦可謂心不正之病而但四有旣祛心已正矣而不能檢察其身則待人接物時猶或有偏了此豈非身不修之病耶然則五辟乃心正以後事不可作心不正之病蓋五辟之爲病比四有爲輕也心不在焉註視不見聽不聞卽無心之病與五辟不同不可混言

與任得汝

魯

繫辭曰繼之者善就天命流行上說成之者性就人物賦受上說孟子言性善以成之者性之性字取繼之者善之善字溯源頭爲言者也自繼之爲成之則

性之本善豈不躍如乎此亞聖立言之本意也

長子服制尤齋與朴士元書明是服期其答朴受汝書似是服斬從受汝書者至欲分初晚之別蓋書旣無年條以其載錄之上下必分初晚未知其如何向年吳士執之喪其大人尙書服期制其時士友之知禮者皆爲是從其行之多者似合寡過之義矣

父母奉諱之日是喪之餘也子於父母爲終身之喪古雖無忌日之祭逢是日受人之弔則古之人所以處是日者可知也今俗以罷齋從爲之說出入之不足至於赴舉是能安於心乎至於從宦者與赴舉絕



異有官守者不得暇則或未與祭猶可也豈可以私廢公乎科舉者自已求榮之事去就由我不由人焉有在喪餘之日行求榮之事而安於心者也會或以此語人而未見其犁然合者又不知科與宦之不同誠可悶也

答任得汝

華翰忽至披審肇熱德履清安區區已不勝慰釋而况於其間辦得壯遊領畧萬二千峰形勝而歸奇且壯哉搜觀鄙名於仙瀑石上卽農翁詩所謂巡遍蒼崖覓舊題者也座下於此時有悅與我同遊之意當

默會清興之一般而愚亦聞此語欣然若再遊於靈境使病懷得片時蘇醒良可幸也竹西樓風流聞亦可喜當與蓬萊消息相上下也勝地萍逢其樂因可想矣不宣

與吳士敬

熙常

辱示序文議論平正文字雅潔軌度森然乎其中以是而追踵韓歐也不難矣不知足下年方少用工不甚久何暇鍊熟至此誠可畏也雖然所不足者奇崛之勢疎宕之氣此則惟在讀書益多而發之漸至沛然耳何可遽求其備抑愚有欲奉勉者觀序中以李



杜爲小且卑其於韓歐宜亦然矣而今乃模擬之豈以文比於詩猶爲近道者乎文比詩固似近道而均之末耳亦不足貴也足下早留心於爲己之學特以餘事游戲文墨而若其本末輕重之分亦旣知之深矣宜無務外不務內之患然熱鬧者易喜冷淡者易厭以其易喜奪其易厭則又安知不駸駸然華勝其實乎愚嘗見人之兼治道與文者自謂知賓主之分而卒考其所爲未免彼多而此寡者比比有焉朱子所謂學道之勤未若爲文之力者正指此也此豈非足下之所當視而爲戒者乎願深省之愚旣請見高

文及其還之也不宜無一言故輒敢畧有所云請以是仰質于令伯氏令伯氏必不以愚言爲不可也

與吳士敬

中庸鬼神章詩曰一節引之於洋洋如在之下者其意義實爲緊妙蓋視不見聽不聞隱也體物而不可遺費也此鬼神之全體而其下卽言祭祀之鬼神以證其體物不遺之驗則洋洋如在者爲費矣隱固在於費中而亦欲就費中言隱故於此又引詩以不可度思作視不見聽不聞意末又結之以微之顯微是不可度思顯是洋洋如在其言費隱之義該而密矣



小註陳氏說似可取如何

與吳士敬

盛文奉閱以還而權斯文中業之賢真是希世人物益加悲惜情到之辭自成尺度簡古粹潔讀之可愛妄效鄙評或付籤或挾書非謂其必如是改之聊以貢愚耳

答吳士敬

鬼神章首節爲德二字包微顯而言性情微也功用顯也二節視不見聽不聞隱也體物不遺費也三節言顯四節言微末又總微顯而說誠字爲首

節爲德之應此年前質於先兄皆蒙印可而惟四節言微一段未及脗合

鬼神章爲德二字之義來示大槩得之而但所謂若直曰鬼神其盛矣而無爲德字則是猶單言氣也云者恐反爲論者認此德字爲理者之藉口今改之曰無爲德字則無以見其爲良能功用意思未知如何大抵德只是鬼神鬼神亦是德其曰鬼神之爲德便是言鬼神之所以爲鬼神如稱人之善而曰某之爲人某與人豈有二乎高意以爲字主鬼神看誠是矣第四節引詩一欸盛說與愚見相契甚幸先伯氏之



不欲以詩云三句作隱底義看者蓋以洋洋如在之  
為體物不遺章句之所言而不可度思之為不見不  
聞章句之所不言故也然章句於此蓋畧而不言欲  
令讀者會意耳費與隱非二物言費則隱在其中不  
必別言隱也故伯氏之意似亦主此然前章後章皆  
言費不言隱而此章則於費隱必兩言之第二節是  
也第二節既以視不見聽不聞為隱體物不遺為費  
則第三節洋洋如在第四節不可度思之分屬費隱  
可見矣第四節是言隱者故其下即承之以微之顯  
微字居先緊貼詩之不可度思一句文勢語法極妙

若以不可度思為非隱底義則末節微字直上接視  
不見聽不聞其間稍闊遠且以詩云一節只作承上  
文承祭祀不可不謹而言則恐少意味引詩之意必  
是指隱微而言也

與吳士敬

示孟子深造之以道章疑義分析甚精細可驗近日  
玩索之工然於本章正義似猶有未透者請悉陳鄙  
見而求教可乎愚之以此章為主知言者非謂章內  
全不說行蓋以資深逢原雖是行而實亦屬于知也  
何者深造之以道即知之工夫自得以下四者皆知



之效驗自得是知之得於已居安是居其所知資深是資其所知逢原是逢其所知資深逢原固是行而本就知之效驗上說行者則豈非亦屬於知乎凡經旨文義當看主客之分此處行爲客而知爲主非以知行分言如大學之知止能得論語之博文約禮也愚故以此章欲主知看者此也若如高意以自得居安與資深逢原各占知行界分則深造之以道既說知之工夫而何爲不更說行之工夫只就知之效驗上說行耶於此可見資深之亦屬於知矣且盛說以自得爲知之始則自得是窮格盡處何可謂知之始

乎以資深爲行之漸則資深是踐履熟處何可謂行之漸乎行之漸則是資之猶淺也非深也以章內三則字相因觀之既自得便能居安既居安便能資深既資深便能逢原非有次序始終也蔡虛齋以爲自得是得其原勿泥資深承居安逢原承資深此說良是盛說以下章集註及或問所云承前章餘意者爲只指自得而言然非資深逢原則不足以言自得既指自得則資深逢原實包於其中矣前後章特語有詳畧如何如何愚見如此幸更賜反覆也

與吳士敬



大學正心章靜一邊當包看別無討得處蓋留滯期待在於事物既往未來之時此時能不留滯期待則胷中無一事當爲未發不然而留滯期待則已動了矣何可謂之未發來示蓋得之矣

答吳士敬

子婦喪制既盡於九月之限則第十月之朔似不可行殷奠愚意先入廟而後行茶禮爲正至於別設奠則終近情勝亦涉義起不敢質言

答吳士敬

父祭子祝不書名一欵果有與題主異文之嫌而蓋

欲避其不安也若有前人成說則初何多費商量雖無的據而如是行之用意宛轉主祝異文亦何害耶大抵祝文非必盡用題主中字數職銜外神主字不書之則題主雖書名祝文不書名亦是一道也然此是瞽說也何以自信亦何以免人之疑訟耶題主則書名謹嚴愚於此不敢從春翁說耳

與吳士敬

論才字書意密辭暢識解精透令人可敬但理卽性之具之具字似有病蓋此具字本於大學章句具衆理之具字而具衆理之云實言以氣具理盛說中性



之具則是謂以理具理恐未安具字改以真字何如  
他字無穩帖矣爲物欲所陷溺之句是謂性爲陷溺  
耶心爲陷溺耶愚意然字之下爲字之上下心字似  
好如何

與吳士敬

頃商禮記遷廟主之文見於曾子問而以正文觀之  
載于齋車必有尊云者似以祧主爲最尊故奉而行  
也親未盡之主祭于宗廟不可奉往故如是耶抑別  
有意義耶更商教之

與吳士敬

今考補編第四卷受 教分類戒令條所載 先朝  
傳教曰邦禮無禁葬之例其在道理亦不可踰月無  
論公除前後葬事則許行云云以無論公除前後之  
文觀之則雖 大喪因山未卜前私葬之當行無疑  
今議者之以爲未安似不及詳考于補編受 教條  
故也從前先賢雖有 因山未定前私葬難行之論  
其後有補編受 教則當從 朝家法令而行之未  
知尊意如何鄙見則方欲不退葬期實主先輕之意  
且遵許葬之令故也

答吳士敬



一字不敢先發徒有耿結茲者獲承崇牘披審雨中  
侍學雅履清勝區區仰慰戚末近日以來私心不勝  
兢惶臨淵履冰猶不足以喻其懼也勉戒切至敢不  
服膺咫尺相阻未知何時得接面誨否也不宣

答吳士敬

耐位墓祭祝之不見於禮書似與時祭無別祝一例  
恐不必以耐食之語有無爲拘也然如欲依忌祭例  
妻弟以下墓亦用祝則勢當製用瞻掃之瞻改以展  
字感慕之慕改以愴字或念字耶惟在量處耳  
遷廟主之奉而行必以新祧諸祧主中以其近也臆

見如此而禮意微妙終難詳曉耳

與吳士敬

俞秀才久煥之殤慘愕何言渠家之奇寶也德門之  
宅相也惜乎其闕而不遂也其祖汝成真是文窮矣  
座下嘗爲其師曷任傷悼此心怛然亦不能自定耳

與吳士敬

日吉辰良令從子秀才冠婚之禮次第順成想多嘉  
悅古禮雖云婚姻不賀而伯氏之身後有人得以成  
立儼然爲累代宗祀之主其承先休述家學皆權輿  
於此日實親戚知舊之所共喜也又安可無賀哉



答吳士敬

所教謹悉遺集中兩篇置之當刪之科者雖不言其委折似可領會故只含得意思矣今承俯詰請畧論之十翼辨直斷以子思所撰恐涉創說蓋沿歐陽議論而少異者然全集雅馴之文獨於此篇却涉神奇此愚所以欲刪之者也至於陶徵士傳愚嘗以昌黎毛穎傳爲浮虛之筆戲頑然一物豈足以人樣稱之乎此在作者不當效也以是亦欲刪去未知尊意果如何惟王氏伯夷論辨雖與淵翁不同亦無所害此篇則未嘗以刪字標之非必欲不錄者也更商而處

之焉

答吳士敬

婦人服制雖於期年以禮之本意則當具衰服人家之不具衰者力不能備故也雖不爲三年而衰服則用大袖長裙之制似宜如何如何類輯更加詳閱而異同紛糾誠難勘定矣

繼後子不在四種之科賈疏養他子之養卽指收養言愚見本自如此然出後於人者同於衆子既有尤翁說惟當謹遵而行之此蓋出於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意也未知如何



答吳士敬

踰月葬卒哭不待三月已有陶庵說而或則以爲上古無貴賤皆三月葬而分大夫士之等乃中古事士雖踰月葬卒哭則待三月爲當此則金掌令之論未知如何則爲恰當

俯詢禮節愚於此心常疑惑蓋人於妻子以下之喪多用士踰月而葬之制於親喪不用士踰月之制已非古禮本意且葬則用士踰月之制卒哭則待三月用大夫之制亦似斑駁此愚所以疑惑者也然近世旣不分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則二月而葬者終是報

葬也人家或以老親之在或以山運之拘不待三月而葬而嫌於渴葬輒引古禮士踰月之文爲說然其踰月而葬特因事勢而難以古禮爲證也然則踰月而葬者用報葬之例卒哭必待三月而行之爲宜陶庵說恐難從矣未知如何

答吳士敬

虞後卒哭前同宮大功之服茶禮當廢與否

要訣日期大功葬前時祭可廢異宮則雖葬前時祭外朔望俗節參皆當行之同宮旣葬則雖卒哭前參禮似無可廢之義况葬日過已久耶



答吳士敬

虞祭祔練值朔日則以一日不再祭之義朔奠當不設蓋朔奠雖非三獻實殷奠故也士喪禮朔日不饋於下室疏曰殷奠自有黍稷不復饋食云云古禮朔奠之有上食明矣不具上食則不成朔奠是日既行卒哭又舉朔奠則是疊行朝上食也朔奠之不設無疑

答吳士敬

來日合櫛反覆思量終覺未妥以禫月行吉祭則遲待踰月合櫛觀之似不可遽然合櫛於大祥之

日且以內喪言之雖撤筵於服盡之月實計其日則未過一周以此以彼來日合櫛似遽然鄙見則父在母喪心喪之人雖無節拍猶計其當除之月而即吉此亦依此計其當合之月而合之似好而無古人明言恐難臆決幸加指教且禫月行吉祭而猶未配者其義只以哀未忘耶抑別有其義耶來日合櫛果似有遽然之嫌待來月朔日合櫛其或可耶當合之月云云恐涉拖長非本服用期九月之意心喪人當除之月即吉之例亦非可引於此者未知如何此係變禮大節目非可猝次勘定者恨未預



講也然姑用未配之例以俟徐徐更商無妨禫月吉祭而猶未配者蓋哀未忘之意而似無他義矣入廟日合禫終似無漸次故朝者面對時有行時祭之家則當因時祭合禫之說矣尊宅既未行時祭則來月朔日行祭時合禫似最得宜

答吳士敬

合禫事既承待來月朔日之教而恐無依據不如待臘月即吉祭之月也雖不行吉祭似有所據也來月朔日合禫蓋欲用禫月行吉祭者後月小牢配之例也何謂全無依據也蓋此禮先輩無言之者雖

以類輯之浩博亦無見焉何處得的證來乎禮無明文當用旁照者正指此等也三年之喪吉祭當合禫而禫月吉祭猶未配待踰月以小牢配期年之喪無禫吉則初忌日即當合禫而猶未合禫待來月朔日合禫者皆以哀未忘之意而其為踰月則一也此顧不足為旁照取用耶且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夫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合禫是純吉之禮故祥日未忍便行純吉而待來月朔日行之正得踰月其善之意如何如何

臘月之臘正字之誤耶十月為祥則正月為吉月也



然期喪則元無吉祭禮豈有十六月之吉祭耶父在  
母喪十五日而禫而亦無十六月行吉祭之事矣然  
則合禭於十六月恐全不成禮意矣如以內喪之未  
及一周而合禭爲甚急欲待令嫂氏初忌後行之則  
容或可也正月則太無據矣然愚意則終以來月朔  
日爲正

答吳士敬

孟子經界章周人以徹此徹字未知以通用貢助  
而看耶抑以通力計分而看耶若以通力計分謂  
之徹則於文義恐涉偏枯矣

周人以徹之徹字非以通用貢助而言以通力計分  
而言非但本文集註均字之義爲然以論語有若盍  
徹章註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之文觀之則尤分曉矣  
周人固通用貢助而此徹字之義則非指此言只以  
通力計分看似不至於偏枯矣

籤論吳士敬記思

大學傳五章已知之理已知似指小學之知  
已知非小學之知尤翁以爲因格致之知儘得正義  
格物不因吾心已知之理則易流於泛然欲觀萬  
物之理



萬物之理卽吾心之理分而二之恐涉語病

傳七章俞兼山曰敬以直之兼舉存養省察兩件工夫或問曰未是一日而離乎敬然則格致誠正修治平皆有敬焉何必以此章之敬爲治法遂謂之通動靜工夫耶靜體之地非直與不直之可論若以此章謂動時工夫而及其收效體亦以立則可若直謂之兼舉動靜工夫則恐不然矣又按記聞錄大學主靜工夫惟在此章若直謂之主靜工夫則比之兼舉尤恐未安

兼山說恐不可非蓋大學正心工夫必不專言用而遺乎體且無用不正而體獨正之理旣言用之不正則體之不正亦在其中矣故敬以直之必是欲使體用俱正兼山之意實出于此豈其誤哉盛論所謂靜體之地非直與不直之可論云者語其本然則是然體有時而不立則失其本然之正不立亦是不直矣存養而復其本體之正則是亦直之也然則體上顧不容說得直字耶且所論動時工夫及其收效體亦以立云者亦似孤單若使體之立只賴用處收效則有省察而無存養可也恐亦不然矣記聞錄中說雖似可疑亦當活看蓋以大學他章無可討得靜工夫



處惟正心章可兼看靜故云然矣亦非專遺動一邊也

敬以直內止動處亦有內外

敬直義方固是對內外而言而敬直則自兼動靜

答金城甫

宗善

練服考通解則不去負版辟領而用七升布新制只練冠及布深衣家禮則去負版辟領衰并練衣裳備要不練衣裳而去負版既非家禮又非儀禮當從儀禮新制祭服而不去此三物未知如何小祥功衰去負版辟領衰家禮有之而備要因之當

去無疑不可遠引儀禮而有所疑難也備要卽後賢斟酌損益之書則惟當准此何必泥古來論以備要不練衣裳從儀禮去負版辟領從家禮疑爲半上落下之歸而沙翁之意實欲參合二禮用之也後學何可不遵行乎且備要雖先言不練衣裳而然字下又引橫渠用練之說觀此則備要亦未見其必不練也故人家往往有畧練用之者矣

屨則因藁屨無變如何備要繩屨未知制度屨必從禮則當用繩屨而近世士大夫家鮮有行之雖因藁屨何害繩屨之制則曾見其樣非俗之麻屨與



藁屨無異而用麤熟麻爲之矣

家禮附註楊氏說有裕之制而備要無之今欲用之裕制如今所謂同定而其制度如何

喪服裕之制儀禮正文及家禮圖式雖無之儀禮註及備要註皆有之詳考如何所謂裕卽加於領裏疊縫者非如今同定矣

葛帶三重四股而俗用之於絞帶經帶不用三重之制如何散垂無之耶

葛帶三重四股當依閒傳文而無散垂矣

正服雖不練布深衣用練耶

正服雖不練布深衣當依中單衣例練之

南溪云葛帶用漚練者漚練則便是青元絺未知如何

葛帶青元絺之說尤翁以爲不宜於喪服用麤皮畧加漚治則不至於似青元絺云矣

屨制當用麤熟麻而俗或用熟麻以圖式觀之恐非禮未知如何

屨欲用繩屨則當依古制而古制未能盡詳此等處雖從今俗所用似無害矣

婦人練服以儀禮觀之不練無疑備要則云用稍



通齋集 卷十三  
麤熟布何耶衰制用古禮而不用長裙之制則今無截之之理耶

婦人練服男子服不練則婦人服亦當不練備要之欲用稍麤熟布者出自家禮蓋大功服是稍麤熟布而練服卽功衰故也既非長裙則截之之文無所施矣

絞帶之必用全幅不見於古禮而世俗必用全幅未知何如

絞帶用全幅蓋布帶以廣爲重故也

姊喪出於去月而伊時以疹疾方篤未及成服今

月始成服服制當自今月數至九月耶

期大功月數以始死爲計曾見有沙翁說考見問解如何

既練遭大功之喪當依古禮着麻經而帶麻帶于葛帶之上冠則用不練之冠此指持服居家時耶抑指在其大功喪家時耶

古禮雖如此恐難盡行蓋并有父母喪者練後輕包重特古有其文而今俗鮮有行之者則練後遭大功之喪者又何得以麻葛重乎鄙意惟當於哭大功喪參祭奠時服其服卒事反重服而已如何如何



依古禮欲免而散帶垂免則加于頭巾之上冠經皆可脫以至卒哭耶

啓殯後散垂一節當行之而免則喪初既未得行畧之可也竊觀哀論禮多有泥古處與朱夫子參用儀禮書儀之意不同幸更思之

答金城甫

祠堂告辭前期一日而告云耶抑待晨後行祀之後耶

祠堂告辭卽前期一日而告也非待晨後行祀之後也以大祥條註不可不先告祠堂之文觀之先字是

前期之謂也

六代祖位不祧故高祖位移安別廟告辭亦行於別廟耶

別廟則恐不必別告

大祥時網巾沙翁以爲白黑懸雜造用此制近於駭俗未知如何

網巾白黑懸雜造沙翁雖言之而恐駭俗難從陶庵說以尤翁書中有懸亦可布亦可之文爲言然則雖用懸造者而飾以白布恐亦無妨

布笠下布帽恐非禮意謹按禮記有素縞儀節有



布帶據此兩文製白細布孝巾爲燕居之服如何  
丘儀孝巾本是承喪冠之物祥後旣去喪冠則孝巾  
非所更施也不如從俗用布帽帽子頭銳固難單着  
而疾病時則不得不用之燕居時亦着白笠何必別  
造冠也

小祥祝文有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而備要自  
大祥後闕之依家禮去此八字如何

小祥祝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八字南溪以爲當用於  
小祥不當用於大祥依此去之爲宜

奉主入廟後祔於先考龕內耶抑祔於東壁下耶

祔于考龕卽丘儀而備要按註欲從之然其下又載  
或曰以下說而曰更詳之愚意或說且祔於曾祖妣  
爲近古意云者誠是故欲從之須用東壁之制如哀  
所示似宜

奴輩服色從主服而白氈笠最爲近之如其不然  
黑氈笠白纓未知如何

祥後奴輩白氈笠近之而許多奴僕有難盡着則黑  
氈笠白纓亦無大害矣

答金城甫

禫祭卜日雖不用环琰告由則固當行於前月下旬



而但其間日子甚多事故難知以此人家例於前三日告之此似爲簡便未知如何前一日則太促矣禫祭祭訖服微吉一欸自是禮家一訟蓋古今衣制絕不同而混并論之故每不合而所行有異同其一則禫祭着漆笠青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漆笠白袍白絲帶或三升鴉青帶爲微吉之服其一則禫祭着漆笠白袍黑絲帶爲吉服祭訖着黹布笠黹布帶白袍或白直領以爲微吉之服此所以有異同也就二者論之前者爲是而後者未是蓋雖欲以黹布笠帶爲微吉之服而黹布笠帶實是心喪服色謂之微凶

之服則可謂之微吉之服則不可嘗聞農巖先生以禫後用黹布笠爲非禫祭訖因着漆笠云矣禫後豈有服制而自稱禫服人耶禫後則自稱當如常時矣雜記所稱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或是御與寢有間耶御是旁侍之謂而寢是衽席之謂耶然禮曰終喪不御於內御字與寢字未見其不同甚可疑禫而從御古禮雖如此當以吉祭復寢爲正耳

答金城甫

教繼後喪爲長子斬衰一欸愚見所疑本如來意而尤翁答朴士元書頗峻截似不可違故年前於人家



遇此禮而來問者以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義姑置  
自已所疑而舉尤翁說答之其家從之而不服斬矣  
尤翁於此蓋有前後兩說後說卽哀所引朴受汝書  
也前後說之不同固可疑而前說入於類輯後說不  
入於類輯類輯編次旣出於近世宿儒之手則當有  
取舍之權衡故愚所以考類輯而欲從前說者也今  
來論以居下者爲定論欲從後說年條先後果分明  
耶旣無年條可據則恐不可以書中散出者上下硬  
定初晚之分也且如程子濮議中嫡子爲泛論父子  
之大體各是一義然則此嫡字恐亦不足爲的證也

遂翁說前此非不見之而終猶有未決之辭故不得  
從之矣先賢所論旣有異同誠難折衷然以朱夫子  
得一書爲據足矣之訓處之用尤翁後說及遂翁說  
繼後者亦服斬未爲不可耶然此是禮之大節而人  
家所行各主所見或斬或不斬半世參差太涉斑駁  
不知何以則歸一也

答金城甫

改葬告廟祝辭措語稱以孤哀孫耶東俗龕制異  
家禮勢難獨行酒果告禮於當位出主廳事而行  
之如何



改葬告廟祝辭似不當稱孤哀蓋自耐祭稱孝子至練祥禫皆然人家於二祥祝必稱孤哀不深考禮文故也

廟中當遷葬位告由無出就廳事行之之文獨設酒果於一位前雖似未安細究之則只以有事於當位而告之也亦無所嫌曾見尤庵先生以爲龕有間隔則獨行無嫌似以非龕制則難行愚意則恐不必然未知如何

祖考舊山破土定於今月十三日告先塋告事由當於此日行之出柩在於十九日其時又不無告

先塋告山神之節祝辭措語何以爲之無酒果之設耶

破墳出柩不同日卽因堪輿之術而然然禮家只於啓墓時用祠后土告墓祝而時俗則不然破土時有告啓墓時又有告爲兩番事告辭亦未免意疊愚嘗於此甚疑之而不得其說也然南溪答破土告辭之問曰今將破墳云云蓋欲以此分別於備要啓墓祝辭今將改葬之文其意之斷定以再告可知矣須考南溪禮說而處之如何酒果兩次告時皆不可不設告先塋使祝行之耶抑自行耶



告先塋既是新喪三年內則使祝行之似當

世俗遭新喪將合祔於或父或母之舊山發柩至山下遇山變而遷葬者往往有之例爲異殯各設上食矣但考妣二位一時出柩於年久之後則似依家祭合設之義只設一位一卓各設飯羹而合設蔬果雖或各設只於上食及奠而交椅及香床似不必各設未知如何

遷葬一依初喪禮則雖兩位出柩於年久之後當如偕喪異殯之文椅卓及饋奠皆當各設而次第行之若用各設之禮則虞祭及遣奠亦各設而先後行

之耶

虞祭遣奠亦當先後行之矣

答金城甫

示諭謹悉再次告由來意以意疊爲疑然則南溪說終不可從耶然日子相去不遠祠后土告先塋皆先行於破土之日至啓墓時不復告似爲變通之道而亦無所妨如何如何緬總受服出柩日當行之禮意斷然如此又何疑也

答金城甫

聞欲致力于禮書甚善依朱夫子訓禮記兼儀禮讀



通齋集 卷十三  
篇次先後亦依大全所載讀之無所不可然以古人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之意觀之則如士冠禮婚燕射飲等篇似非其時未知如何不必拘耶樂記無異樂章決不可讀至於四書中引詩處不必廢只低聲讀過無妨喪中讀書不可修好音聲亦有朱子之訓矣

答金城甫

卽承惠疏恭審窮汭孝履支勝仰慰無已胤源意外獲霑一命感祝 天恩出處雖云冷煖自知亦當與朋友講論者今茲所教諄切以地處道理爲言寔出相愛之意愚亦豈不知之而年將六十疾病早衰便同癘瘧之人實無筋力奔走之望雖欲從宦其勢末由非敢爲自高也此與子路所云不同可幸無罪否願試思之不宣

答金城甫

緬服中行本位忌祭以其總服將事此無的據以尤翁所論觀之墓祭旣用緬服則忌祭奠祭一也當如來示爲之而但并祭考妣者妣之緬服似不可用於考忌考之緬服亦不可用於妣忌似此曲折亦宜詳量也



答金城甫

妻喪期服內祖先忌祭三獻與否未見先輩所論蓋雖具三年之體終與喪人有異故其祭先三獻如常爲之耶或言主婦喪內不當行盛祭先忌以單獻行之者多云未知果有所據而如此之家則當於妻禫後祭先始爲三獻矣

答金城甫

所詢祔廟一欵年前人有以此來問者愚答之曰禰位旣在正位而祖妣位猶奉於東壁以尊卑之序雖似不安大祥入廟而猶奉東壁實歸重於祔祖而有

漸次趨吉之意則祖妣位之在於禰位下乃理勢之自然也不必以尊卑倒次爲嫌矣不知其家處之如何也尊高祖位旣出而在別廟則新位之祥後祔於別廟恐未妥當蓋祥後祔廟以吉祭時當入之廟爲主則捨當入之廟而就別立之廟似涉無義如哀家所值當用小記無祖則祔於高祖之文尊祖妣位祔於尊六代祖妣不遷之位未知如何無論祔祖與祔於高祖只從尊位說則祔位之東壁西向義甚謹嚴哀所謂以尊居卑之嫌終不可拘也然如欲從丘儀直祔父龕而兩牕櫝狹小難容則兩牕櫝姑爲去之



使龕中足容兩位坐式而以新位奉祔亦似爲宜但以禫月吉祭猶未配祝文考妣異板之意觀之雖已奉祔考龕猶未合櫝而吉祭前朔望節日同享一卓殊涉未安以兩卓各享爲當亦須以此商量也

答金城甫

示祔廟一節當初祔祭恨不能直用中一而祔之文以致此嫌碍之端也祔祭則行於尊高祖妣位祔廟則祔於尊六代祖妣誠似參差然禮到變處何可以常規論乎其在權宜之道惟當如此行之而已兩廟告辭措語甚難第此製呈幸裁用如何

大祥祔廟告辭各位列書之下曰茲以先祖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廟而以顯高祖妣某封某氏神主出在別廟不得祔於顯高祖妣將用中一而祔之文祔于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不勝感愴謹以酒果云云○別廟告辭顯高祖考妣列書之下曰今以先祖妣某封某氏大祥已屆禮當祔於顯高祖妣而以顯高祖妣神主在別廟不得奉祔將用中一而祔之文祔于顯六代祖妣某封某氏與當初行祔祭于高祖妣之義不同係是變禮當陳事由謹以酒果云云



答金城甫

俯示宋任二君子說似皆先賢之所未言愚意恐不可如是創行也蓋連有喪而未祫之前前喪不得合禋卽所值之變禮然也設令至於十年之久亦無奈何矣宋說預爲此慮而欲變通之不祫而先配得無義起之嫌乎且夫禮必也一串貫通然後可行而繼高之宗當遞遷者於此有窒碍則恐終行不得也任友所引祫時先配云云按備要吉祭條註曰祭時合位則此不可以祭與配顯有先後論座下之以一時事似不得爲取彼而引此辨之者當矣任說又引禫

月行吉祭踰月而配之文以祫月爲重合禋不係於祭不祭爲言而第未知先祫後配果可爲先配後祫之證乎恐未甚稱停矣夫禫月吉祭而猶未配者何也疏曰哀未忘如喪中然由此觀之合禋一節比吉祭尤爲吉事可知也已行吉祭而猶且未配未行吉祭而其可配乎以此知其難行也至於以三四十年未立後者不得祫享太久爲憂則座下所謂主婦弟姪豈無權主祀事而合禋者之云可釋此疑矣愚於此禮所見偶與座下相同以盛說中聚羣廟主之文論之古者喪三年不祭不祭之時何論合禋乎高見



誠得之矣

與金城甫

遷葬時靈寢衾枕新造之意頃引尤翁說以對矣更考則遂庵以旣無平日衾枕則爲數日之用備置誠難欲不用爲言須於二先生說中量事勢而行之也

與金城甫

緇服內祭祀加設饌品以異於常時未見有先輩說且以三月內而比之三年內終似拖長蓋古禮改葬總葬而卽除後雖從厚仍服三月三月內祭祀之節不必依三年內之例如何如何正端兩節之云墓祭

之謂耶毋論墓祭與廟祀只如常時爲宜

答金城甫

白巾視歛本是孝子之事尤翁雖欲推用於期服人而此恐難從黑布笠之非吉冠旣有遂庵說姑着黑笠於小斂前而小斂後始用巾經爲宜如何如何晨謁成服前廢否雖無明據然無論喪家之通與不通未殯前甚爲悲遑姑廢之似無妨

山殯雖異永窆靈柩旣已離家則不可不卽行朝祖雖以魂箱代柩不必待永窆時如何如何

發鞠日魂帛與柩同往山下草殯後當還奉魂帛于



本第以行饋奠魂箱雖已朝祖而復還于家亦似無害蓋禮本有葬後魂箱至家待三虞埋之之文也草殯後魂帛雖姑還奉本第銘旌則仍爲去杠置諸柩上爲可蓋銘旌屬於柩不可相離故也祖遣奠待永窆時方可行也

答金城甫

潛谷先祖祠宇親盡後諸孫鳩財買家建別廟以長房名改題移奉而使支孫之無宅者入處守別廟矣昨秋朝家定爲不祧卽當改題移奉于宗家而宗孫遭承重祖母喪或云成命之下尙未

改題誠失禮之大者不可不急速改題移奉宗家此與父喪三年內絕異少無嫌碍或云旣失禮於初則到今三年不舉盛祭之時不必改題不如少俟喪畢祫祭時改題移奉議論不一將何適從耶此當以長房母喪中宗家親盡移奉高祖祧位旁據而改題與否無所攷且宗叔歿而孤兒幼故其時以顯辟題主以上諸位尙未改題至今十二年不祧位旣改題則高祖以下諸位亦當一體改題耶

尊先祖潛谷公不祧旣有朝家成命則尙奉於長



房家果似未安愚意先爲移奉於宗家而改題則待宗孫闋服而行之恐無妨宗孫旣在喪中則不可因不遷之位改題而并諸位一體改題諸位旣未改題則不遷之位姑不改長房旁題方當不行盛祭之時似無窒礙且朝命之下未卽行改題一節雖涉稽緩宗孫有故則勢不得不如此矣

妾孫婦之祔於嫡祖姑旣聞命矣或云旣無經據則終不如引用祔於親者之文而祔於妾祖姑之爲當此論如何

妾孫婦之祔於祖妣以其夫之祔於祖考觀之無待

於言何謂非經據耶祔於親者之文卽指前後祖妣也若祔於妾祖姑則恐非禮意矣

答金城甫

安東族祖之獨孫死而無嗣且無立後者只有一孀婦近屬只有小功降總之叔孀婦當主其喪耶服雖輕其叔當主之耶如以顯辟題主則喪畢新主當入正位高祖位當埋安耶未立後而先埋主有所不安一廟五世亦違於禮何以則合於禮也其叔若主喪則喪畢後當以其屬改題羣主耶亡者之曾祖卽其叔本生祖考於其最尊位書以伯



會祖則於其祖考又稱伯字亦涉如何代以從字為可耶其叔之主喪既是權攝則不必改題列位耶立後不知在於何時而其間仍留亡者之旁題亦甚苟且事事掣礙未得處變之道幸賜詳教焉顯辟題主一節以沙溪所論觀之無男主一人然後方可為之雖總小功之親若有男主則不可使婦人主喪也

顯辟題主婦人難為初獻故虞卒練祥使夫黨近親攝行而祝曰主婦某氏屬夫某親敢昭告于顯辟云云卽近世通行之例也

攝主者居卑行則屬字改以使字某親下當書名

顯辟題主既出於不得已而為一時之權則喪畢後何可行改題遞遷祧埋之禮乎周元陽祭錄有新婦某氏祭顯舅姑之文而大舅以上推不去矣惟當待立後而已新喪神主姑祔於祖龕東壁西向而立後之後始告遷可也

若從沙溪之意而亡者之叔主其姪之喪則雖與婦人主喪不同亦是一時權攝者喪畢後不可行遞遷改題之禮蓋嫌以宗子自居也尤翁及陶庵之論於此皆極嚴峻須考類輯如何權攝者既不卽行遞遷則題主中伯字從字之可否今不必論也立後遲速



雖不可知亦當待之而已其間先世廟主旁題因留  
亡者之名雖涉苟且亦無如之何矣

緬禮時不設靈座只於柩前設卓饋奠未知如何  
緬禮時何為不設靈座耶備要有設靈座之文矣若  
有遺衣服則置於靈座上而無之則只設交椅為宜  
新喪未葬前行其考妣緬禮自出柩日至下棺時  
上食用素否  
來示當矣

近齋集卷之十三

近齋集卷之十四目錄

書

答金興之 著根

答金可一 魯敬

答宋姪稽文 欽書

答俞姪史翁 老柱

答朴道器 和文

答魚成之 在象

答金姪仲純 履祐

答金祿汝 基胤



答李季述 堯憲

答金大宇 基有

與俞鼎汝 漢九

答洪君行 文榮

答金伯和 協淳

答黃述翁 鍾五

答金景春 淵默

答黃述叟 鍾一

答李聖立 源昌

答朴惠之 和喆

答俞姪元瑞 鳳柱



近齋集卷之十四目錄

近齋集卷之十四

書

答金興之 著根

示事以朱子所訓內外從甥妹當為夫婦之義言之  
異姓近族宜無不可結婚而但我東與中國不同國  
俗以外家為重且郎材之外七寸非兄弟行以郎材  
之母親而言則與五寸堂叔為查恐似未安世人之  
以六寸為查成俗已久而五寸為查則蓋未之聞也  
不可輕議須以更問於知禮者而處之之意告于其  
家如何禮有古今異宜故愚見如此耳



答金興之

本生親服中自稱從沙溪說則稱喪人從尤庵說則稱服人各有所據矣禮家以生親服同之於伯叔父母則服人之稱實爲峻正而世鮮有行之者雖稱喪人既是文元公所定則亦未爲不可惟在當之者隨其意之所安而處之也愚亦未敢指一勘斷耳

答金可一

魯敬

承重孫并有父祖喪而父喪在先祖父葬前持服固當從其重者而前喪几筵上食當各服其服耶抑不變重喪之斬而行禮耶

斬衰未葬不敢變服禮也父喪已葬祖喪未葬則以祖喪之斬衰參父喪之饋奠允合禮意至葬後方可各服其服

新喪葬時當遷先妣墓同日合窆則當有告廟之節告辭承重孫當主之而其自稱以孤哀孫耶當稱孝孫耶

父喪未葬改葬母告祠堂之節沙溪以爲主人自告以此例之則承重孫當主之告辭自稱則當曰孤哀孫蓋祔祭始稱孝子孝孫葬前不可稱孝故也但主人葬前自盥手奠告似爲未安尤庵於此有使祝行



之之說遵用爲當

妣位緬禮自先人在世時經紀已告廟破墳矣今將合祔則又以合祔之意更告於出柩時耶

啓墓告辭今將改葬四字當改以今將遷祔於顯祖考新塋遂庵說如此矣祠堂告辭改葬某所之語亦改以今將遷祔於顯祖考新塋云云

告先塋祝則當以新喪窆禮爲告而舊喪之以緬禮合祔者亦當列告耶且先人親山及祖位山所皆在一山之內則亦各告耶只告最尊位耶

告先塋時當以新窆及遷祔之意并告而葬地遠近

同則告于最尊位遠近不同則當只告同穴之尊者是南溪說依此行之似宜所告先墓位若是宗子家所主則當以宗子名書告辭而宗子雖不得躬往當用使某之例

先人既有加 贈之典先妣亦爲從 贈矣然先人三年內則旣無以改題矣今番合祔時銘旌當書加 贈之誥未知如何

銘旌一入壙中則無變改之時雖未及改題之前銘旌當書加 贈封誥無疑改題固當待三年而告廟則雖葬前當爲之然後銘旌之書加 贈封誥方有



來歷矣

考妣合窆下棺時當先輕後重而整柩衣銘旌及贈玄纁則當何先耶

整柩衣銘旌及贈玄纁皆屬葬禮亦當先輕

葬禮時下棺在丑時勢將昏後上山夕哭當於上山後爲之耶且朝哭朝奠俱有掣礙將何以爲之耶且靈寢一節亦當除之耶

昏後奉柩上山則上山後當爲夕哭矣下棺雖在丑時待丑正而爲之則自丑初朝哭朝奠可以連行何至掣礙耶靈寢一節除之恐無妨

承重孫於祖父母葬時又行其父緇禮喪畢之奠當先重後輕雖過屢日必待祖葬初虞畢後始行父緇後之奠耶

祖喪葬前改葬其父旣用先輕後重之禮則緇後之奠待祖虞後行之爲宜雖過屢日何妨

承重孫主喪而年幼不得臨壙其生父之爲喪人者隨喪則祝文中當有措語而似與他人之攝行者有異何以措辭耶

祝文措語曰孤哀孫某幼未隨喪屬季父某敢昭告云云爲宜蓋禮家稱生父爲伯叔父當隨其行第而



書之且書生父之名雖似不安壓尊則不可避也

答宋姪稽文

欽書

父在喪中亡則服祖一欵尤翁以爲當代服遵行無疑沙溪說似是未定之論蓋祖喪不可一日無主代服爲重不忍死其親之意於此爲輕故也黎湖說未聞朔望朝奠時受服卽退溪說然尤翁以爲後喪成服翌日卽爲代服當以此爲正

并有祖母喪父喪者以服言則斬衰爲重以世言則祖母爲重尤翁嘗以爲當持祖母服似然矣受服時當告于兩代筵几而墳墓則不必告矣

喪中不禫宗孫不行禫則諸叔父只哭除祥服於私次不敢行祭此已有先賢定論耳

答俞姪史翁

老柱

親忌在明日而此時旣不可備禮當單獻無祝出主告辭亦當無之耶

旣已單獻則無祝爲宜單獻與無祝自是一串底事若單獻而有祝則恐涉於半上落下此時決不敢備禮祝文當闕而至於出主告辭用之何妨

答朴道器

和文

不偏不倚之義嘗聞泮湖金先生釋此以爲不偏以



地盤言不東不西不倚以當體言不倒東墜西此於  
先輩諸說中最似分曉可以領會矣來諭恐皆未然  
夫不倚云者只以心不倚於事物言而盛說則欲以  
工夫之不倚靠心力看已非本旨且不偏不倚自是  
一時齊頭說非不偏之後又有不倚也而高意則若  
以爲不偏可言於戒慎恐懼未及至靜之初不倚可  
言於其守不失未發極工之時是以不偏不倚爲有  
先後而作兩層也亦失正義而至於所引朱子論人  
道心強把捉則未離人心之境之語尤不襯當蓋未  
發心之體也人道心心之用也今以心之用混看於

心之體恐似迷錯源頭矣幸願更思之

答魚成之

在象

生父之所後父於己身是生祖也嘗見兩世繼絕者  
於所後父之本生父稱以生祖矣旣於所後父之生  
父稱生祖則於生父之所後父亦當稱生祖似無異  
同矣生父之稱以伯叔父已有程子所定以此推之  
則生祖亦是從祖慰書稱謂如來示似得而但生父  
降服不杖期與伯叔父同服而生祖則服大功與從  
祖服不同然則直用從祖例亦似不合此爲可疑耳  
世俗慰人本生父喪多稱以先本生府君則今於其



生祖喪亦稱尊生祖某位似無甚害耶未知如何其人之常時屬稱以親祖例大不可書札及文字當以生祖或大父書之而言語呼喚則當用伯叔祖之例耳更思之生祖服雖大功其稱依伯叔祖例終似峻截矣

答金姪仲純

履祐

致齊不出入散齊許出入散齊雖不弔喪問疾而尋常出入則似或可爲然亦當觀其緊慢而處之若行祭於他所而且身不與祭則雖當齊日緊切出入弔問似或可行而至於親忌其哀在已何可弔人忌日

罷齊後出入世俗多行之而甚非矣忌者含恤而不及他事之謂也何可出入乎當以喪之餘處之耳

答金仲純

父祖墓與高曾墓同岡或相望之麓則宗家以酒果祭高曾支孫備饌品祭父祖雖似未安其實主祭者非一人之身則無豐暱之嫌前對時已畧告此意而更入思量則備禮行之終無不可矣蓋古者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只祭禰我 國士人雖祭及高曾以古禮言之則高曾以上不祭焉支孫之備禮祭父祖而不以與宗家高曾位祭儀豐畧不同爲嫌其義



然也且親盡之墓在同岡則減饌品一獻有沙翁說今尊家所處雖與親盡有異以先賢所論折衷則亦可爲旁照之一端也愚見如此適與一士友知禮者相講則其論亦同當爲採用也

答金仲純

朔望參以新魚代果何妨望日焚香異於晨謁雖非主祭之人亦可行之何疑耶

答金仲純

所詢諸條奉悉服不再降只以兩女各出兩男各爲人後者而言也若因此而混看他服以爲凡服皆不

再降則誤矣服之再降者甚多考諸備要爲人後者爲本宗降服圖亦可知矣其圖曰從祖姊妹總嫁無從祖姊妹卽再從姊妹也尊堂叔旣出繼則其女適人者之喪尊之無服也明矣何疑乎尊生家忌祀在於二十七日則自二十四日不可往來喪次蓋忌祭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則二十四日爲散齊初日不犯染之時也喪旣無服則成服日雖不往會亦無妨所重在於祭祀故也二十三日內一爲往哭於喪側以待行祭後更往爲宜如何

薦新非朔望節日并設者則魚果之屬因晨謁而薦



之雖用酒而不酌茅降神只曰焚香再拜蓋以此再拜作參神也故不別言參神然則焚香再拜後斟酒又再拜將撤再拜辭神凡爲三次再拜而已蓋比朔日爲輕故從簡也羔裘玄冠不以弔禮也弔時當用素衣帶而旣弔之後更往則雖白袍黑帶行哭何害且偶因出入而至喪家所着若是青袍則青袍較黑帶爲純吉入哭似涉未安待他日衣白更來爲可不然而急於洩哀則亦何必拘於服色也此則隨其事勢而處之卽變通之道也

答金祿汝

基胤

來論多少有以見志趣之所在超脫俗學科曰從事於義理實地吾儕中儘不易得欽仰欽仰但見屬愚陋處稱謂過當令人瑟縮赧汗幸自今毋以此加之俾安私心如何別紙投示雖出於好問之勤而却似借聽於聾欲仰對則非但知識茫昧無以發揮亦不敢強以臆見輕易形之於筆端以此從前與人答問者絕少非獨於座下隱之也且隣比之間可時時相見彼此各有所疑正好面論何必用文字爲哉若蒙不鄙更賜枉顧則當效獻愚之義傾倒羅列而進之



如何如何

答李季述 堯憲

葬前遇先忌上食用素先賢說非止一二當據而行之葬前既有象生之義則俗節奠雖與上食有異亦不當用肉如何如何常時先忌齊日行素則非禮之正也以是日也不食肉之文惟於當日用素似合禮意

答李季述

有人只奉祖考祀而一月之內荐遭祖母喪及父喪闋服只隔數月又遭母喪故前喪未行禫吉祖

妣神主不得合櫛於祖考矣今後喪服闋之後將舉祖考合祭之禮而祖妣喪畢未行吉祭之由曾未一告今若只以合祭祝用之則事甚昧然既非異版則亦無別告妣位之道未知何以則為當耶祖考改題主當在吉祭前一日則當於其特別以異祝措辭告由於祖妣耶

吉祭前一日祖考改題祝插入措語以告似當祖妣位則別用祝辭以告亦無妨

祖考位祝辭當日維歲月日干支孝孫某敢昭告于顯祖考某官府君伏以先祖妣某封某氏暨先考某



官喪期將盡於某年某月而先妣棄世喪中禫吉未行今者妣喪已畢將行吉祭顯祖考神主禮當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祖妣位祝辭則敢昭告于顯祖妣某封某氏之下曰伏以顯祖妣暨先考某官喪期將盡於某年某月而先妣棄世喪中未行禫吉今者妣喪已畢將以來日追行顯祖考顯祖妣合享之禮不勝感愴謹以云云

答李季述

沙溪所論當稱先祖云者似是泛論不遷之位也尤庵所云別子稱以始祖卽是尊宅今日所可行者五

代祖稱爲始祖雖似迂遠亦當以是稱之旣曰始祖則尊之至也何必加顯字乎自稱以孝字則孝本老字之義實寓奉祀之義稱爲孝五代孫似無妨此則同春說可遵用耳

答金大字 基有

所詢大祥祔廟之節尊宅廟制龕中甚狹故有此疑然旣用東壁西向之文則雖在新主當入虛龕之南姑不奉安於正位則實無躋入之嫌只得因地形而已何必深疑乎家禮無祫祭大祥直爲遷主而朱子晚年定論以祔與遷爲兩項事祥而撤几筵祔于祖



通齋集 卷十四  
廟俟祫祭而遷故備要從之家禮舊文今則難行矣  
大祥後因留几筵沙溪以爲乖禮斷不可爲也來示  
必欲於大祥祔廟後行安神之祭此則似無可據之  
文且祥後祫前朔望及節日小祀與祖位同行於廟  
中則何謂其間一不祭乎旣曰且祔則與躋入不同  
必設祭以存安神之義亦涉過當如開元祔祭等禮  
恐不宜拖引蓋古今異宜不可泥也

答金大字

新婦廟見時贄幣古禮所不言而惟儀禮有舅姑歿  
則奠菜之文故世俗之用幣帛似是代奠菜而然也

好禮之家直行奠菜則固是正禮而旣不奠菜則廟  
幣只是俗禮然人情每以無幣於舅姑之廟爲甚缺  
然故必用幣矣然則從俗亦無妨然至於祖會以上  
位則并行獻幣恐涉拖長禮無所據亦有援尊之嫌  
愚意祖會以上則不用幣似爲得正蓋雖一廟中或  
獻或否義各有主似無未安之端耳

與俞鼎汝

漢九

妾爲女君服旣是不杖期則似不當被髮家禮備要  
旣不言而他禮書亦不之見則恐非可疑蓋婢妾之  
於家母喪與衆婢同爲被髮以有奴主之名也至如



良妾賤妾之類則其於女君有嫡庶之分而無奴主之義何可被髮耶家禮備要與時制之所不言則決不宜行之

答洪君行

文榮

停柩山下而若爲覲母歸家則朝夕奠時再拜望哭未知如何

喪人旣離殯側朝夕奠時再拜望哭似合情禮

沙溪云我國嘉善以上爲古之大夫通政爲古之下大夫通訓以下屬之於士而翼扇之制若階通訓則今俗多用雲與亞矣尤翁又有士之用四翼

爲僭之語今若只用雲翼則恐不爲妨否

官階通訓則葬用四翼世多有之似以我東與中國不同古今亦有異宜也蓋我東士多用大夫之禮如祭四代與三月而葬之類是也何獨於翼扇以四爲嫌耶惟無官者與有官而未離郎階者不得用四而通訓則可用矣然猶以通訓屬之士而尤翁以士之用四翼爲僭則從俗用四恐亦未安只用雲翼爲正耶

自外返柩之禮行日但設朝奠及葬乃設祖遣奠已有先輩所論而官次旣非逾旅山下又異本家



幽明相分之際不可昧然故祖遣奠已行於離發之時矣窆日亦恐不可無告儀欲依同春答李最問而因朝奠行告辭而行之未知如何若然告文亦何以措辭耶

祖遣奠既不可再行葬日因朝奠行告儀當如同春說而告文措語當日今以吉辰將行葬禮敢告

祖遣奠後朝祖之不可行雖有先輩定論係是幽明永違之際禮意懇惻有不忍闕者若以尤翁說爲據而并告於廟與柩不相害於禮意否

朝祖之禮勢不可行尤翁所論并告廟與柩固似宛

轉而既曰有義起之嫌南溪於此一節亦曰更詳愚未見其的確必可行也且已以始死告廟則其祝當及於喪出官次之由矣其不得行朝祖之意自在先靈之所諒悉雖不告似無昧然之嫌未知如何

復衣有埋安者有焚之者未知孰是而若欲遷窆於三年之內則姑爲奉安於几筵如何靈寢亦恐如此否

復衣之焚與埋皆是俗也古禮置諸靈座葬後藏之廟中然藏廟一欵恐終是難行者葬前置于靈座葬後從俗埋之未爲大悖焚之則不可矣如以三年內



遷窆爲計則復衣姑爲藏置於几筵之內以待改葬時靈座之所用靈寢衾褥與復衣有異盥頰之具撤去以後不可仍置於几筵側只當善藏于家中以爲改葬時成殯之用如何

答洪君行

祥後祔廟東邊西向俟祫畢後遷則祫祭未畢之前爲正位恐涉未安入廟時雖因祠宇狹窄奉以正位而出於事勢不得已則正寢行祭時爲東序之位以存古禮似當吉祭出主告辭中遞遷二字非繼高祖之宗則改以合享有陶庵祝可從也合祭祝昭穆繼

序之文亦當不用矣

吉祭祖廟出主告辭依備要書之而新位無出主告辭似是文不備處當別爲告辭此有尤翁說錄于左  
孝子某今有事于顯考某官府君敢請神主出就正寢

答洪君行

示事固知出於情勝之意而在禮恐不必行之也主家旣無行禫已身亦已除服此是喪盡之後也墟墓之間雖似有異張南軒親墓三年後之哭禮家猶非之况兄弟之墓乎朞喪旣撤几筵則便是三年之後



也禮以抑情則此等過於禮者止之似宜

答金伯和 協淳

葬前奠上食無執事者則喪人盥手自行云云  
人有問此禮於尤庵先生先生曰當用畧自澡潔之  
文或無妨蓋畧自澡潔四字卽初虞條文而先生欲  
援用於葬前似出變通之意而實亦不得已之論也  
此必是并與婦人之代行者而無之然後可議也既  
有婦人之代行者則喪人何可葬前澡洗乎寒岡欲  
令奴婢行之而奴婢則大不可玄石每以婦人代行  
爲說此似可據且上食雖與他祭祀不同而盥手不

洗面終欠淨潔不如使婦人行之之爲得宜也雖喪  
人之妻行之掩窓而遮隔則喪人參哭於內外不相  
見之地似無未安矣

答金伯和

墓祭常時單獻則不祭山神三獻則祭山神例也新  
葬位與祖山同崗則以單獻祭祖墓以三獻祭新墳  
所重在祖墓墓旣單獻故山神則不祭矣今哀家新  
葬位旣非祖崗內而以三獻行祭則山神亦當祭之  
饌品則朱子有與墓前一體之說又有四大盤之說  
兩說中惟觀事力而行之爲宜



喪中祭先墓之制既有沙翁所論不必用平涼子雖  
斬衰亦當用布帶

三年內朔參或有先几筵後祠堂之論而既已祭祖  
先則是尊卑之分甚嚴當先於祠堂

節日別設於上食之後雖有問解之文兼行上食似  
爲簡便何至大害於禮耶

亡人所着冠屨之屬焚之未安依遺衣服例藏之而  
不然則散與墓下人及貧者爲宜

答金伯和

父喪將行小祥遭長子喪退行小祥而子女變服

之節行祭時爲之耶亡日爲之耶

小祥雖因長子喪而退行諸子女則依先滿先除之  
文亡日變除似當

答金伯和

兄主弟喪題主據古禮某甫之文則似當書字而近  
來則多不書字蓋古者不諱字後世諱字故不書字  
亦不名尊神之意耶此等處正所謂古今異宜者也  
父之於子題主當書名而近世亦多不書名云以此  
推之兄之於弟題主亦不書字似無妨矣既不書名  
與字則只書某官無官則以通德郎學生之稱書之



宜矣陷中既書諱與字則粉面只書官銜恐宜  
或說廢疾者不許入葬先塋之論似因三不弔之文  
而推說者然昔有人問三不弔之喪無服與否於沙  
溪沙溪曰不服之言則未之見也蓋不欲其因不弔  
之文而不服其喪也今此祔葬一節亦何可因不弔  
之文而不許入葬乎且以兄亡弟及之禮言之長子  
有廢疾雖不承統亦入於班祔中有廢疾者既祔於  
先廟則何可不祔於先塋耶

答黃述翁

鍾五

祔祭行於墳庵而用紙牒則祝文亦當云孝子某

有故不往使子某敢昭告于顯妣耶內喪則不設  
考位只設妣位爲當耶

祔祭之行於墳庵恐非禮意古者祔祭直於祠堂中  
行之後世行於正寢而大抵孫祔於祖重昭穆之義  
也當行於家廟者非可行於墳庵者且紙牒行祔祭  
卽支子之家不敢奉祖廟來故宗子爲設紙牒于喪  
家而行之者如尊宅自是繼高祖之宗何爲不行  
祔祭於木主而行於紙牒耶尊宅雖或自前如此今  
當改從正禮未知如何初再虞行於所館三虞至家  
行之禮也依此爲之用卒哭明日而祔之文如何如



何既有京第則墳庵何必視之如家耶內喪祔祭不設祖考位以有援尊之嫌也

內喪題主雖書亡人乳名而其爲證實終莫如書某人之妻某封某氏云而古人無的論何也

婦人神主陷中只書名諱而不書某人妻者書名可知爲某人妻蓋古者婦人以名行與男子無異故也今之婦人名字常時不呼喚故左右有此疑耶

破殯旣夜半而仍卽發柩則不可夜開祠堂奉柩朝祖朝祖以魂帛行亦無大悖耶

朝祖何可於夜半行之耶朝祖是啓殯後禮也非破

殯後禮也啓殯卽發柩前一日爲之者破殯卽發柩曉丑時爲之者啓殯禮文中所載者破殯擇日記所有者本是兩項事而左右以破殯認作啓殯故有破殯後行朝祖之疑也人家狹窄廟前難容柩故例以魂箱代柩矣啓殯因朝奠告之卽行朝祖朝祖後靈柩畧爲移動以應遷柩之文而雖已啓殯朝祖日家所云破殯一節留屬後面待翌曉丑時乃撤去屏帷等物謂之破殯破殯後則只有奉柩就舉行遣奠等一節而已

柩行路次若逢朔望或節日則不當設殷奠耶虞



卒未畢而間值朔望或節日則亦不當設殷奠耶  
虞卒未畢鞠行路次逢朔望節日固當行奠而但事  
勢不便道中具饌甚難亦恐不精潔雖權停何妨若  
以全闕爲缺然則只設酒果似亦可矣

長子婦之喪未撤几筵之前家廟之祭當備禮耶  
當無祝單獻耶

長子婦喪雖重亦只是期服期大功葬後祭如平時  
禮有所云據此則子婦服中祭先當備禮行之矣若  
於葬前殯在他所則家廟行祭當無祝單獻而未葬  
前殯于家中則雖單獻亦廢之而已

備要弔條主人哭出稽顙再拜不言兄弟何也

禮凡言主人皆指長子也衆子受弔稽顙而不拜未  
爲後也原於晉公子重耳見檀弓可考也慎齋先生  
雖以家禮無諸子拜不拜之語爲疑然愚意家禮旣  
只稱主人拜謝則諸子之不拜似在其中矣備要自  
襲歛至虞卒練祥皆有主人以下之文者治喪而爲  
位行祭而將事者豈獨主人而已乎自期功及於無  
服之親故曰主人以下至若卒哭之具稱主人兄弟  
蓋疏食水飲自此而始者惟主人兄弟餘親不與焉  
故曰主人兄弟獨於弔條只稱主人者蓋受弔自是



賓主相與爲禮之事衆庶子不敢當主人之禮故只稱主人而衆庶子不爲舉論也與前諸條各有其義矣然何可以不爲并稱兄弟而或疑衆子之不受弔乎衆子隨主人哭而但當不拜耳今人之受弔諸子亦皆再拜者未必有所據恐是流俗之未失也若賓客獨弔知者而衆子是知者則衆子避長子之位就本位伏哭於此時則雖庶子不可無拜禮蓋長子不在位已與賓爲禮當謝賓故也此雖與檀弓說少異雜記曰凡有服未畢有弔者哭拜踊服人猶拜賓况棘人乎參用檀弓雜記而折衷行之恐似爲宜且主

人適出墓下或有病故衆子受弔則衆子之最長者當拜賓未知如何

答金景春 淵默

海之不溢者量大無窮非如科坎之易盈故也昔有人見海邊作旋渦吸水去者云則海之水分明有吸之者矣莊子尾閭沃焦之說本之山海經而既有據非無理則何可以出於莊子而盡棄之乎朱子之取之者此也地浮水上果如朱子說而實非有妨於子思振河海之訓也何者陰之濁氣爲地而水是陰物也故地中有水陰性吸故地縮得水且克水者土而



土莫大於地故地能收海子思所謂振河海而不洩者不其然乎然以天地形體論之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天內地外渾是水朱子所謂地浮水上者亦以此也子思與朱子之說各有攸主或主地之廣厚而言或主海之無邊而言兩說實不相害也何可以此而疑彼乎天地間皆水若無大地以收畜之則人物幾溺死矣地亦壞陷矣豈理也哉然則地之能振河海可知也

程子所謂人欲非孟子所謂口鼻之欲孟子所說欲字如樂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之欲蓋欲與慾不同欲是人所不能無者欲下加心則是沉溺之意然人欲之欲下不加心字而亦未免爲私慾之慾何也動以人則妄故耳程子蓋嘗認人心爲人欲故其說如此朱子亦於初年以人心作人欲看

朱子論未發前後二段皆似可疑夫未發卽是中無戒慎工夫則中不立塗人廝役豈有戒懼之工能立其中而謂之有未發耶衆人之汨亂而黑暗如頑石則不成未發矣非子思所謂未發之中也嘗見巍巖集以爲未發有淺深朱子所謂黑暗如頑石卽衆人未接物時淺底未發也朱子所謂鑑空衡平鬼神莫



近齋集 卷十四  
能窺際者卽其本體塗人與舜禹一也者深底未發也蓋欲於朱子前後說不同有以區處而但言性則舜禹與塗人同而未發不可直作性不可謂未發聖凡同中不立則非未發未發之有淺深終非子思之本旨若以頑石之喻爲未發而有不中者則未發與中不可分而爲二故巍巖說不可從朱子說塗人斲役之云似是未定之論頑石之喻曾聞溪湖欲斷之以記錄之誤然則未發說當以答林擇之書爲主尤庵先生以爲衆人無未發

未發時工夫卽戒慎恐懼也何謂不可言工夫耶求

中之云卽蘇季明說而今作程子說誤矣程子以存養言之存養卽未發時工夫朱子亦每以平平存在畧畧收拾爲未發時工夫而至於未發時着不得工夫之云則蓋言至靜時不可着意用力非謂未發時全無工夫也故朱子嘗言戒懼而曰肅然如有所畏如字甚好此箇地頭惟當自己經歷而知之不可以言語求也

朱子於呂氏說以爲襯切確實則此足以見顏子之能擇能守何必他求耶朱子之以呂說爲未安者惟求見聖人之止一句其曰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中



與欲罷不能則實襯切於顏子之能擇而守誠不可  
易之論也

得者何謂欲求其義也得箇甚謂其空無也非但語  
法不同虛實判異此朱子以侯說爲當也恐不必疑  
矣

必加爲字於德字之上者蓋將名狀此德之盛故加  
爲字言鬼神之所以爲德如此也爲字精神實在於  
其下盛字如中庸之爲德之爲字主意在於至字復  
何疑乎章句性情功效專屬德字而并舉爲字者牽  
連說去以包盛字之意非以鬼神之爲德謂鬼神之

爲性情功效也此當活看

德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不可一槩論也鬼神之  
德是氣然氣不離理理在氣中則就此德上可見理  
之費隱如是解爲得若嫌德字之以氣言欲作以理  
言之德則非矣朱子斥侯氏說析鬼神與德爲二蓋  
鬼神是氣德只是鬼神何可作以理言之德乎至於  
小註朱子說鬼神之德爲實然之理者卽器亦道之  
意若於此有疑則於理氣混融無間之妙透不得矣  
氣之幽顯中是理之費隱載焉詳味易中一陰一陽  
之謂道一句則可以知此矣



答黃述叟 鍾一

為長子斬衰三年而父在主喪則似有降殺之節而小註亦無之母論主喪與不主喪而為斬耶祖父主喪則亡者之父為其子只當服期而已禮曰有嫡子無嫡孫據此則可知也父在矣已為父之長子已又稱已之子為長子則家豈有二長子乎父在者服長子斬衰愚未之聞

答李聖立 源昌

所詢承重孫妻夫已死從服當否云云備要雖無決辭問解自有定論問解說敢用節刪錄其大畧于左

沙溪曰其夫雖亡傳重之義猶在設令雖非前日從服之婦若無繼序傳重之義則中間代序斷而不續其孫若曾孫雖已死未服猶服也必孫婦若曾孫婦皆服正統服然後代序始繼而傳重有本退溪所引屬從所從雖歿也服一段實是的确恐不容他議

此禮先儒議論異同未有的定至沙翁方始大定尤庵南溪皆以從服為主只當遵用無疑備要小註其夫在時既嘗承重之文來示所釋似得之至於其夫未及承重而早死者固是其夫死於祖



父母俱在之時而其註旣曰如何處之卽商量未決之辭也來示何爲直斷之以元無從服之義看也且以小記所從雖歿亦服之文及問解未服猶服之訓觀之無論夫在與夫亡夫之已承重與未承重皆當從服無容更商

當室童子未娶則無主婦矣姑之傳重在於子婦何可諉之於有當室童子而不爲承重從服只服其服乎

當室童子雖穉少以衰抱之似是指未及八歲者而言旣已旁題則似當爲喪主然若是以乳下兒爲旁題者則先賢以攝主告言之旣曰攝主則恐亦不可謂喪主也

答朴惠之

和詰

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則甚深矣一別千里西望黯然來便獲承華札遠辱殊慰鄙懷而病憊不能作字致稽修謝只益耿結天氣漸熱不審侍省學履復何似懸溯不任向來奉覲清儀畧聽名論已知雅趣所存今茲示諭尤見向學誠切邁往不已之意實區區之所樂聞也經旨蘊奧固難尋究而若能虛心平氣熟讀精思則久之自當有見處義理昭著於



心目之間則黑窅窅地將變而爲活潑潑地矣如何  
如何餘只冀進學自愛不宣

明德或以包性言或以統性情言云云

凡德字朱子以行道而有得於心釋之既有行道二字則非專以心言也明德則與泛稱德之德不同卽言心之本體也虛靈不昧者是心故謂之明德而心無無性之心故曰包性言具衆理應萬事故曰統性情非以其明字而稱之如此來示統性情是不易之論者蓋主橫渠說而橫渠此說本非爲明德設泛稱心而云耳此說適在於明德小註故讀者將明德作

統性情看而明德不必如是看只以虛靈不昧四字爲主則明德之義可知矣統字有統緒之統有統合之統有統攝之統統性情之統卽統攝之統也

小註黃氏說云云

黃氏以虛靈不昧爲明以具衆理應萬事爲德破碎不可從

朱子曰德字從心云云

人心虛靈中至善之則具焉雖爲氣拘慾蔽而本體之明往往呈露於介然之頃欲爲仁欲爲孝此是善端其機不可失也章句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



即是學者用工處也

盧玉溪說云云

盧玉溪所云明德只是本心卽指心之全體而亦該體用此說誠恰好而至於以虛靈二字分屬寂感則甚誤栗谷已非之令從氏所論得其正矣

答俞姪元瑞

鳳柱

所詢今月十六日忌祀行否主祀之人雖在本生家喪未葬前既有子弟代行者則不可廢闕而亦不可備禮當以單獻行之單獻則無祝何論祝辭乎蓋期服人於葬前忌祭與墓祭皆以單獻無祝行之卽禮

也本生親服旣降而爲朞則與伯叔父母同一期服也當依期服人之例而處之然則非但忌祀雖寒食墓祀亦當單獻行之耳

答俞元瑞

庶祖母之收養者服制禮無明文有一旁照者庶母本服總而乳養已則服以小功載在備要小功條據此推之庶祖母之收養者服以總麻似當蓋庶祖母本無服故服總麻則可以報收養之恩過於此則太重恐不可爲也然如或以總麻爲未足則總麻除後爲心喪若干月無妨蓋心喪則所以伸情者禮家多



許之耳心喪月數多少惟在恩情淺深左右當自量而處之非外人所得以與知也

答俞元瑞

忌祭時主人外無諸子孫親屬則主人自爲三獻先賢已言之矣主婦亞獻而無他婦人執事則主人之爲執事未安女僕之爲執事亦不似不惟主婦之亞獻爲然主人初獻時亦不可使女僕執事然則獻者當兼執事爲之斟酒則就卓上自執注自斟盞至於灌茅後反于故處等節皆自行之儀節雖甚苟簡勢不得已也主人旣當連爲三獻則何可廢奠酌之禮

耶外執事內執事云云果是男僕女僕之稱而所謂執事云者非指用之於奠酌之事也

虞祭之西向告利成自卒哭東向告利成者其取義於陰陽而分吉凶者大畧如來示蓋卒哭則純用祭禮故也

喪三年內祭先雖單獻無祝何可不出主而行之乎所示不出主云者恐亦未瑩豈或以不爲出就正寢而直行於祠堂中耶豈開櫝而不出主身之云耶望日不出主卽不出主身於櫝外之謂也忌祭雖單獻出主之儀則當如常時不可用望日不出主之文亦



當出就正寢而行之矣

答俞元瑞

令三從弟過親喪大祥後以一家喪故未行禫祭而  
蹉過禫月當用過時不禫之文而禫祭雖不行祥服  
則當除如來示告由而退就私次哭除喪服為宜然  
既不行禫祀則不必用丁日雖用今望日為之亦無  
不可吉祭行於中丁或終丁惟當觀事勢處之耳  
令從嫂喪雖童子主之八歲以上則省事者也小祥  
祝文中夙興夜處四字有何不穩此則不必以不廬  
不苦之說而有所拘碍也

答俞元瑞

本生家服制與所後家祭祀雖有輕重既是大功服  
則與期服一例葬前何可備禮行祭耶單獻無祝行  
之似無未安矣

祔廟一節丘儀終非古禮不必從亡者祖妣之位既  
在廟中祔祭亦已設行於其位則大祥入廟時告辭  
當用祔於曾祖妣之文入廟後神位東壁西向為宜

答俞元瑞

利成音之當諱與否姑未聞 朝令雖欲以義裁之  
遽改禮文中語亦有不致擅決者愚意告利成一節



姑且闕之以待 朝家指揮及人家式例而處之未  
爲晚也如何如何

近齋集卷之十四



